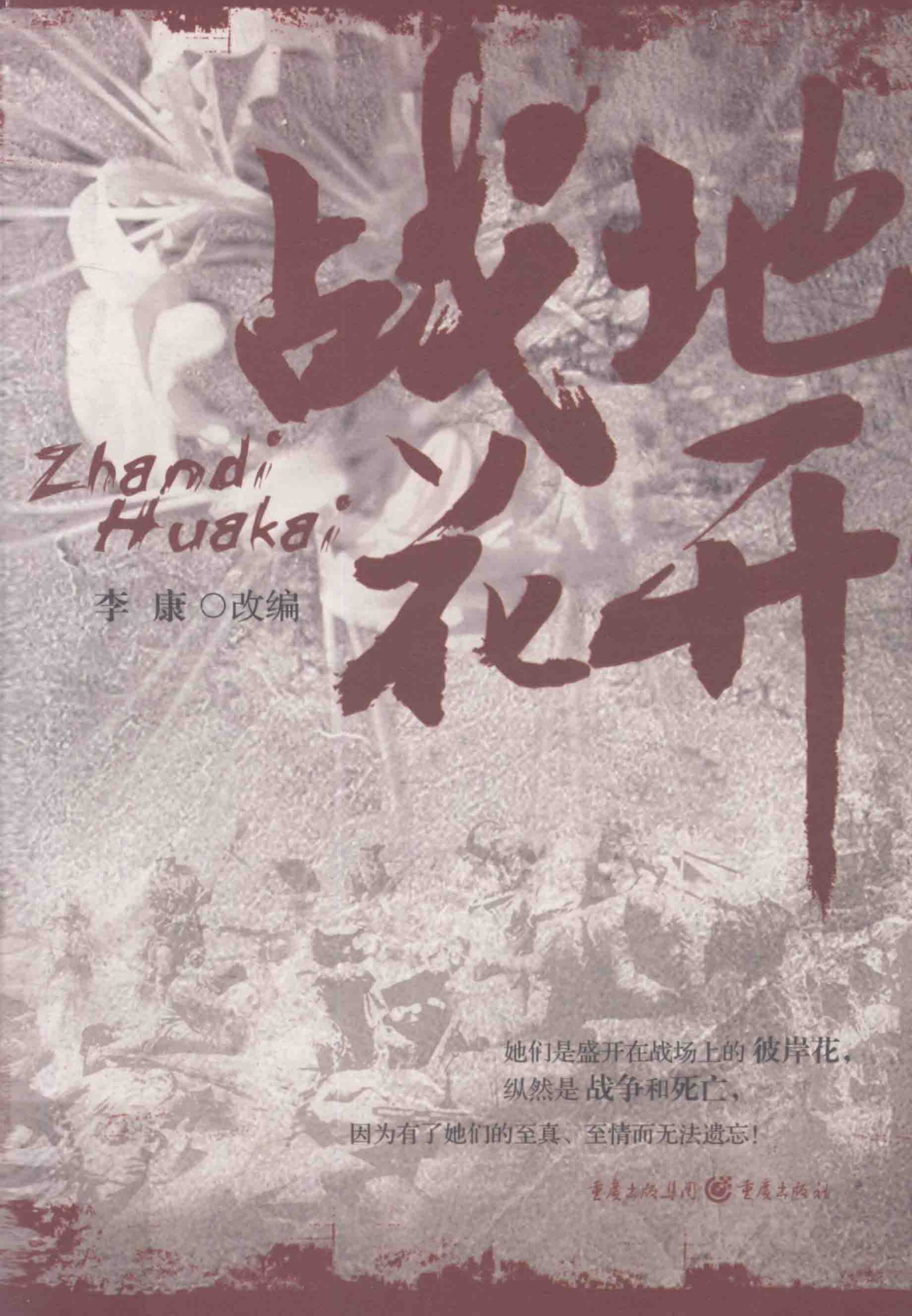




战地 花开

Zhandi
Huakai

李康 ○ 改编

她们是盛开在战场上的彼岸花，
纵然是战争和死亡，

因为有了她们的至真、至情而无法遗忘！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战地 花开

Zhandi
Huakai

李 康 ○ 改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地花开 / 李康改编.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229-05771-8

I. ①战…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5445 号

战地花开

ZHANDI HUAKAI

李 康 改编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周显军

责任校对: 郑 葱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卢晓鸣 王芳甜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现代彩色书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 092mm 1/16 印张: 37.75 字数: 480 千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5771-8

定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关于《战地花开》

李康(改编者)

彼岸花——一种奇特非常的花,有花不见叶,叶生不见花,生生世世,花叶两相错,注定此生不相见,因此,彼岸花让人们想到永别。

这是一个关于彼岸花的动人传说,这是一个关于几个战地女护士在长沙会战中抒写出的荡气回肠的感人故事。虽然她们没有《乱世佳人》中斯嘉丽对待爱情奔放的热情、高傲与倔强,但她们却拥有对爱情的执著、追求和反抗;虽然她们没有《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里俄罗斯女兵们投身战场的那种赤裸裸的浪漫,但她们有救死扶伤的果敢和坚韧的毅力;虽然她们没有《珍珠港》里伊芙琳在炮火中演绎的史诗般的战地恋情,但她们同样拥有刻骨铭心、可歌可泣的情谊。她们就是盛开在战场上的彼岸花,纵然是战争和死亡,因为有了她们的至真、至情而无法遗忘!当硝烟散尽之时,你仍然能闻到如花般扑鼻的芳香,看到如花般美丽的脸庞!

30集同名电视连续剧《战地花开》正在热拍中,2012年将在全国主要电视台播出。导演:张晓光;主要演员:李依晓、殷桃、陶霏飞、沈晓海等。

第一章

—

清晨，古老的长沙城从睡梦中渐渐苏醒，大西门码头早已人潮涌动，车水马龙。天地氤氲，水天一色，大小不一的商船在平静的江面上有条不紊地航行着。在呜咽的船笛声中，一艘刚刚从武汉方向开来的快船渐渐向码头靠拢。甲板上混乱地挤满了国军残兵伤员、商人、学生、男女老幼……每个人的目光中都充满了绝望和惶恐，争先恐后地冲向岸边。

此刻，一名身穿白色旗袍的女子站在甲板上，抬头望着越来越清晰的大西门码头，嘴角露出一丝诡异的微笑。女子名叫英子，旗袍是典型的湘绣，丝绸中绣入蓝色花纹，内配金色小吊带，硬朗中又不失女性的柔美。现代的尖角翻领与露背元素，中西合璧，性感妩媚，在微风的吹拂下格外显眼。

一声炮响打破了原本的宁静，顷刻间，数十架日军飞机轮番轰炸码头和江面，硝烟笼罩着长沙大西门码头。江面上的大小快慢船瞬间失去了秩序，混乱而疯狂地靠向岸边，岸上扑满了四处乱窜的人流。昔日里平静的码头，爆炸声、人喊声、船笛声、汽车喇叭声、军警的叫骂声嘈杂成一片。

商船下面的军警暂停了检查，封住了出口，大声喊叫着，试图维持秩序，他们的喊叫在此刻显得如此单薄，丝毫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在一片尖叫声中，人群四散逃离，转眼间船甲板上就只剩下了英子一人，她看着甲板上四处逃窜的人群，眼神平静而淡定，似乎并不急着逃离甲板，而是平静地仰头看着天上的日军轰炸机，不经意间，嘴角浮现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船舷边，乔依依冲出船舱，一颗炸弹在不远处的江面上爆炸，水花暴起……

乔依依被这突如其来的爆炸声吓得手足无措，双手抱着头缩在船舷下

边。随乔依依走出来的是乔依依的同窗好友周静波，她却异常冷静，仰头看着敌机，心中不觉疑窦丛生：为什么敌机只是在商船四周轰炸着，并没有想要击中商船的意思，它在掩饰着什么？

周静波猜测得不错，很快，日军的飞机在炮火下陆续消失了，码头上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人头攒动。

乔依依依旧蜷缩在船舷底下，周静波看看蹲在地上的乔依依，忍不住笑了起来。

不远处，英子从前甲板走来，她不停地往船后张望，像是在等什么人，神色稍有些紧张。这一幕恰巧被乔依依看到，她被英子的旗袍深深地吸引，指着英子对周静波说：“静波你看，她的旗袍真好看……”

周静波顺着乔依依的目光看去，只见英子抬头正向她们的方向看来，与周静波相对而视，她礼貌地和周静波二人点头微笑。

乔依依呆呆地望着英子远去的背影，就在乔依依还在惊叹其旗袍的做工时，两个男子从前甲板急匆匆走来，将周静波二人撞倒在一旁。这一举动触怒了乔依依，多年来养成的大小姐脾气立即冲上头顶，她连想都没想，就和来人发生了口角争执。

其中一男子猛地回头，恶狠狠地盯着二人，露出满眼杀气。乔依依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眼神，吓得直往后退。眼看男子就要动手，周静波立即上前一步挡到乔依依面前，大声呵斥男子，她的心里不停泛着嘀咕，要是两个男子同时动手，仅凭她一人之力根本不是二人对手，而惹事的乔家大小姐此时正怯生生地躲在周静波身后，不敢做声。

旁边戴礼帽的男子忙拉了一把男子，说：“别惹事，快走！”于是，男子心有不甘地朝她们瞪了一眼便疾步离去。

回到船舱，乔依依开始忙着收拾行李，周静波却还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幕，心里疑云陡生，却又说不出是哪里出了问题。

“不对，刚刚那两个人不像中国人，难道是日本人？”一个恐怖的想法冲进了她的脑海中。

乔依依一愣，顿时笑了起来：“我的周小姐，我看你是受夏老师的影响

太深走火入魔了，你怎么没把我也看成日本人呀。”

周静波也笑了，心里虽然还有疑问，但没有再跟依依讨论下去，转而谈起依依的未婚夫。说起自己的未婚夫，乔依依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甜蜜，那神色像是小孩子一样调皮，眉眼间却是浅笑盈动，脸也跟着红了起来。

此刻，码头外，一辆军用敞篷吉普车驶来，被拥挤的人群阻挡。司机孙小虎一边不耐烦地按喇叭，一边呵斥人群：“让开让开！妈的……”

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是189团参谋长陈翰云，他身穿戎装，文雅儒秀，因为没有戴军帽，所以露出乌黑浓密的发线，衬出一张清俊英气的面孔，眉宇间有着一一种凛然之气，面色略带焦急。

原来陈翰云是奉了父亲陈天晟的命令前来接自己的未婚妻乔依依。虽说是未婚夫妻，但陈翰云与乔依依却素未谋面，二人订婚，全是双方父母的意愿。陈翰云对这门亲事其实并不满意，但是碍于父亲的压力，不得不委曲求全，暂且敷衍了事。

陈翰云的车停在码头边，碰巧侦缉队长马六带着一队荷枪实弹的宪兵跑步经过吉普车，直奔商船。

马六挥手指挥道：“你们几个，跟我上船检查，其他人封锁下船通道。”

孙小虎对马六一行人等不屑一顾，哼了一鼻子，说：“这帮地方兵真能诈唬，如临大敌似的。”

陈翰云笑了：“你懂个屁，武汉失守，长沙就是重庆最后的屏障，看来鬼子要跟我们在长沙决一死战啦！兔崽子，长沙可不是武汉，老子要洗刷中国军人在武汉的耻辱。”

孙小虎仍不解，嘀咕着：“那也不至于这么紧张吧。”

陈翰云心生感慨，解释道：“现在敌我双方谁都不敢有丝毫大意，所以这帮宪兵严查关口，一定是在防范和缉拿日本特务。”说着，陈翰云看向江面船只，刚刚经过炮火洗礼的人们惊魂未定，一片慌乱的模样。

船舱内，周静波和乔依依嬉笑着准备下船。突然，舱门咣的一声被人撞开，一名脸上长有黑痣的男子闯进门来，用熟练的日语说道：“渡边君，准

备行动……”男子猛地抬起头，露出惊恐的眼神，连忙改用中国话解释道：“对不起，走错了。”说着，慌忙离去。

看着男子离去的背影，周静波心中一惊，脱口而出：日本人！乔依依一旁吓傻了，这是她一天里第二次吓傻了眼。周静波对乔依依嘱咐了几句，不等乔依依反应，立即追了出去。

过道里空无一人，周静波警惕地观察着每一间包厢。

隔壁包厢门开着一道缝，引起周静波注意，她悄悄上前，透过窗玻璃往里看。

原来，走错房间的男子名叫小岛，此刻，他正在向之前撞倒乔依依的男子汇报。小岛犹豫了许久，最终向渡边报告了刚刚走错门的事。此事引起了渡边的警觉，他眼中充满杀气，一边责怪小岛粗心大意，一边对小岛下令立即除掉周静波二人。

听到此，周静波猛然一惊，心知大事不妙，转身就跑。谁知不小心碰到了船舱门，发出了“吱吱”的声音，引起屋内特务们的警觉。小岛冲出船舱，一眼认出周静波，一边叫着“站住”一边追了过去。

周静波头也不回，迅速向前跑去，路过乔依依的船舱门，也没有丝毫的停留，小岛紧追上来，拔出匕首朝她的后背扔去！周静波一个闪身避过。

一瞬间，小岛已经抓住了周静波的胳膊。周静波身形灵动，反身一个后踢，直接踢到了小岛的肚子上，小岛疼痛不已，被迫松开了手。周静波转身要跑，却被随后追上来的另一名日本特务堵住了去路。特务拔出尖刀向周静波劈来。

周静波后仰避过刀锋，从裤腿里拔出一把短刀，与日本特务打斗起来。

小岛从地上爬起来，怒气冲冲，扑向周静波，从后面抱住了周静波。

周静波动弹不得，眼看刀尖落下，她借助小岛的力，抬起双脚，踢翻了迎面扑来的日本特务，刀柄滑落，她挣脱了小岛，拔腿向楼上客舱跑去。

小岛二人紧追其后。

空荡荡的顶层客舱过道里，周静波已无路可逃。楼梯上传来小岛二人急促的脚步声。这一刻，周静波才真正感到了绝望，她打碎消防箱上的玻璃，抓起一把消防斧准备硬拼。

就在这时，身后包厢里突然闪出一个人影，一把将周静波拽进了包厢。

小岛二人赶到，气急败坏地四处搜寻周静波，但见到的只是空无一人的走廊。二人在一个包厢外停留了片刻，最终决定离开。

屋内，旗袍女子紧紧捂着周静波的嘴巴，示意周静波：“别出声。”

许久，过道里传来下楼梯的脚步声。二人这才松了一口气，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周静波从未像此刻这样大口喘着气，英子则捂着胸口，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周静波看着面前的女子，向她表示由衷的感谢，英子则大方地表示举手之劳不足挂齿，随即向周静波询问起被追杀的原因，周静波把事情缘由向英子讲述了一遍，英子听得心惊胆战。

说话间，周静波突然记起被自己留在船舱的乔依依，担心依依有事，来不及向英子告别，便急忙向船舱跑去，英子则紧跟在周静波后面，与她们二人一起下船。

二

在马六的部署下，码头上军警林立，如临大敌。

侦缉队长马六登上甲板，大声命令：“大家听着，例行检查，所有人拿出证件，打开行李箱，接受检查，违者严惩不贷。”

周静波和乔依依、英子三人提着行李，夹杂在难民中艰难地向前蠕动着，看到马六，周静波仿佛看到了救星，欣喜地朝他挥手。

马六看到周静波，大步走来：“小姐，什么事？”

周静波随即向马六讲述了刚刚遇到日本特务的情景，恳请马六对这一事件展开调查，马六却不以为然，认为周静波是在开玩笑，周静波的话更是招来了周边宪兵的一番调笑。看到此情此景，周静波愤怒至极。

马六装着不笑，挑逗她：“好，不笑，你说。”

周静波再次向马六说明了自己在船上被日本特务追杀的经历，马六非但没有相信，反倒要强行检查三人的行李箱。

周静波这下彻底火了，说道：“如果日本人跑了你要负责的！”

“少废话！还有你们俩，快点！”

乔依依气不过，搬出自己的父亲助威：“你讲话客气点，我爸是国民政府武汉留守专员，小心我告你！”

马六却大笑着说：“别逗了你，武汉沦陷了你不知道吗？留守专员？说不定你老爹早当汉奸了。”乔依依还要争论，却被马六生硬地打断了：“给我闭嘴！这个码头我说了算！天王老子来也得给我低头！快点！”

周静波赶忙给乔依依使眼色，乔依依无奈，只得气呼呼地打开皮箱。

站在一旁的英子紧紧地抓着自己的行李箱，心里十分紧张，她的箱子里装着的是“蜂鸟小组”此次来长沙实施行动所需要的细菌以及微型发报机，这关系到日军下一步计划的成败，面对马六等人的盘问，英子心里早已是七上八下，但她不愧是经验老到的高级间谍，此刻表面还能装作镇定自若，看着马六，为难地说道：“长官，箱子里都是女人用的东西，就不用查了吧？”

马六奸笑道：“好啊，那我得搜搜身，来人！把她给我抓起来！搜身！”

一声令下，两个士兵走上前来。

英子忙笑着说：“别别别，那还是检查箱子吧。”说着她冲上伸了下胳膊，然后弯腰去开箱子，手指缓缓移向箱子卡扣，心里思量着对策，眼看箱子就要被打开，一切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英子的眉头紧锁，然而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一声枪响，紧接着，轰的一声巨响，一颗手雷在人群中爆炸，顿时血肉横飞，鲜血四溅。甲板上火光四起，人们哭喊着，四散奔逃。码头上哭爹喊娘，顿时乱成了一片。

马六等人扑倒在地上，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切扰乱了阵脚，自然也就顾不上再检查英子的箱子，扑倒在地的英子长舒了一口气，心里早已明白了大半，这突然的爆炸是她的同伴为了掩护她而做出的行动。

听到爆炸声，陈翰云立即带着小虎跳上了船，他一把揪起趴在地上的马六，问：“出了什么事？快说！”

马六看了眼陈翰云的军衔，茫然地摇头。

陈翰云气得大骂：“我问你出了什么事！”

周静波看着一身戎装的陈翰云大喊：“长官！有人扔炸弹，是日本人。”

陈翰云一惊，一把抓住周静波：“在哪儿？！”

周静波指向船尾，陈翰云拔出手枪，冲着马六大喊：“还愣着干什么！命令你的人赶紧救人！小虎，跟我来！”

马六被骂醒，怒吼着：“是小鬼子，娘的，别让他们跑啦！弟兄们，封锁商船，抢救伤员！……”

看到眼前混乱的场景，正是趁乱溜走的好时机，英子一把拽起周静波和乔依依，准备离开。

突然，三人身后一声哀嚎传来，一位母亲抱着浑身是血的孩子在人群中哭喊着，孩子腿部受伤。马六见状，纵身扑向孩子，拼命压着伤口，试图止血，但鲜血还是不断从伤口涌出。

马六一边压着伤口一边大声喊叫着，寄希望于人群中，试图找到懂得医术的人。

周静波甩开英子，大步跑来：“让我来。”说着便冲了过去。

周静波一把推开马六：“我是医生，这里交给我，你快去抓日本特务！”

听了周静波的话，马六掏出枪，直奔船尾而去。

周静波一边检查伤员一边大喊：“依依，快拿急救箱来！”乔依依愣在原地，听到周静波的喊声才回过神来，手足无措地拿出急救箱。周静波接着说：“孩子动脉出血，立刻取出弹片，依依，准备手术！”

不料，乔依依看到满地的鲜血，当即晕了过去。

英子忙问：“她怎么啦？”周静波看了一眼倒地的乔依依，气急：“没事，晕血！”

乔依依晕倒后，周静波一人根本无法应对眼前的情况，她焦急地在人群中搜寻自己的助手，却得不到任何回应。眼看孩子越来越虚弱，周静波急得快哭了。

英子犹豫了一下，说道：“我来吧。”说着，打开周静波的急救箱，熟练地点燃酒精灯给手术刀消毒。

周静波惊讶之余，顾不上多想，立即开始给孩子动手术。

船尾，渡边和四名同伙正在翻越船舷，企图跳水逃窜，陈翰云带着孙小虎紧追而来。没等陈翰云发话，孙小虎便一梭子弹打了过去，两个日本特务惨叫一声，一头栽进了江水里。

孙小虎追上前去，朝着江面连开数枪。

紧接着，江面随即浮起两具尸体，鲜血渐渐浸染了一团江水。不久，一个小木箱子浮出江面，顺水飘去。

渡边大喊了一声：“快走。”一个特务拎着另一个小箱子在渡边的掩护下，一边逃走一边开枪奋力顽抗，立刻遭到孙小虎的猛烈射击，一头栽倒在地。

陈翰云急忙大喊：“小虎！留活口！”

听到陈翰云的提醒，孙小虎慌忙停止射击，说道：“糟糕！没动静了！不是都死了吧？”说着便向渡边走去，却没料到渡边猛然跳了起来，对着孙小虎举枪就射。

眼看孙小虎性命不保，幸好陈翰云早有准备，一枪打掉了渡边的手枪。孙小虎顺势一枪托打倒渡边。

陈翰云上前揪起渡边，枪口顶着渡边的眉心，说：“再动，打死你！说！你们有几个人？”

渡边盯着陈翰云，喘息着，嘴角露出一丝诡异的微笑。

孙小虎一枪戳在渡边的脑门上：“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狗日的！快说！”

渡边笑着张了张嘴巴，吐出一个红色的胶囊。

陈翰云反应过来，一把掐住渡边的嘴，但渡边已经咬碎了氰化钾胶囊，全身抽动，七窍流血，气绝身亡。

孙小虎气得踢了一脚尸体，骂道：“王八蛋！”

陈翰云想起其他几个特务，急忙命令小虎：“快找另外两个！”

这时，角落里传来枪声，二人拔腿飞奔过去。

一名日谍被国军士兵堵在角落里，双方躲在掩体后边激烈地枪战。两

个士兵试图冲过去，但日谍的枪法精准，士兵中弹倒地。

马六大步赶来，躲在暗处，问道：“情况怎么样？”

一名战士回答他：“报告队长，发现一个日本人，被我们堵住了，这个家伙很厉害，两个兄弟送了性命。”

马六举着枪，犹豫不决：“喊话，让他投降！”

“喊过啦，鬼子不听。”

“再喊！”

这时，一颗子弹打来，弹头撞在甲板上改变了方向，打飞了马六的帽子。马六魂飞魄散，一下子火了，说道：“娘的！手榴弹，给我炸死他！”

战士疑惑，问道：“不抓活的？”

“抓个屁！给我往死里炸！”

这时，陈翰云恰好赶到，大老远听到马六的命令，大喊道：“别炸，抓活的！”但为时已晚，陈翰云话音未落，两颗手榴弹已经飞向日特藏身之处，轰轰两声巨响，浓烟滚滚……日本特务被炸得血肉模糊，临死前一刻，特务将手中的箱子远远地扔进江中。

陈翰云冲过去瞪着马六，骂道：“笨蛋！”

马六意识到了自己的鲁莽，有些不知所措。

陈翰云一边观察江面的形势一边提醒马六：“还有一个，要抓活的，明白吗？”

马六立即回应：“是！抓活的！都听着，长官说啦，要抓活的！”

这时，一名士兵跑来报告：“报告长官，船上都搜遍了，没发现日本人！”

马六不敢再妄自行动，请示陈翰云：“长官现在怎么办？”

陈翰云看了看甲板上惊慌失措四处乱跑的难民，断定特务藏身于难民之中，随即带领宪兵队员们到难民中搜查。

甲板上，周静波和英子配合默契。取出弹片、止血、缝合、包扎有条不紊。

四周围站满了国军士兵，大家自动围成一圈，保护手术现场。

看到英子熟练地包扎伤口，周静波疑惑：“你的包扎技术非常专业，哪儿学的？”

英子早已想好对策，不慌不忙地说：“上学的时候学过战地救护。”

说话间，陈翰云带人跑了过来，焦急地在人群中搜寻着日本特务。昏迷的男孩这时也渐渐苏醒。周静波一眼看到了陈翰云，大声喊道：“长官！”

陈翰云抬头看到周静波，惊讶道：“你怎么还在这里？”

周静波顾不得回答陈翰云的问题，反过来向陈翰云请求道：“长官，我见过那些日本人，我可以帮你们找！”

周静波的提议遭到了陈翰云的断然拒绝，但周静波毕竟是周静波，见到日本鬼子怎可能轻言放弃，最终在周静波一再坚持下，陈翰云无奈只好答应了她的请求，周静波随陈翰云一行人离开前去搜寻日本特务。

英子心中猛地一惊，为了避免计划失败，英子临时决定将皮箱交由乔依依看管，自己则追上周静波，查看情况。

甲板通道上，周静波和陈翰云在人群中搜寻着。周静波异常认真谨慎，神情紧张严肃，而一旁的陈翰云则开了小差，总是忍不住暗中观察起周静波。他发现眼前的这位女子容貌清秀，但是清秀中又蕴含了新时代女性的正直、潇洒，没有一般女子的矫揉造作，举手投足间，又不乏大家闺秀的风范。

这时，周静波突然回想起小岛的样貌，说：“长官，我想起来了，有个日本人左脸上长着一颗痣。”

陈翰云猛的一惊，不自觉地紧张起来。

陈翰云说道：“你胆子不小啊！”周静波回看了他，心有余悸地说：“哪里呀，我都快吓死了。”说完两人相视一笑。

陈翰云刚要开口说什么，这时，周静波突然叫起来：“是他……他在那里！”

顺着周静波的目光，陈翰云看到人群中小岛鬼鬼祟祟的身影闪了一下。小岛显然也发现了周静波，情急之下，小岛爬上船员的舷梯，拼命向上爬去。

陈翰云和孙小虎立刻飞身追了上去。

周静波看着高耸的舷梯，转身跑向楼梯。

小岛跳上甲板，拼命逃窜，陈翰云随后追来，不料，小岛情急之下纵身

从三层跳到了二层甲板。陈翰云收起枪,紧随其后。

小岛一拐一拐地拼命跑着,陈翰云和孙小虎疾步追来,眼看就要追上。不料,这时周静波却突然从楼梯跑了上来,和小岛迎面撞在一起。

小岛情急之下一把抓住周静波,手枪顶着周静波的太阳穴,一边后退一边绝望地喊着:“别过来,别过来!不然我打死她!”

周静波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切惊得呆住了,陈翰云和孙小虎也大惊失色,被迫停住脚步。

小岛拖着周静波后退着,大喊:“放我走!不然打死她!”不料却被墙壁挡住了退路。

陈翰云厉声说:“你走不了啦!放开她!”

小岛绝望地打开了手枪保险:“放下枪!不然我打死她!快点,把枪放下!”

陈翰云也打开了保险:“那我就试试!看谁的枪快!开枪呀!开枪!我数一二三,一……二……三!”

就在这时,周静波忽然用手肘猛烈击打小岛的肚子。随之而来的是小岛的一声惊呼。

陈翰云抓住了这个机会,扣动扳机。

随着小岛的一声惨叫,手枪应声而飞,慌乱中,小岛将一器皿扔向江心。几乎与此同时,孙小虎飞身将小岛扑倒在地。

陈翰云也飞身将周静波扑倒在地。

陈翰云立即提醒孙小虎:“小虎,掐住他的嘴,当心他自杀!”

孙小虎用枪口顶着小岛的脑袋,踢了一脚小岛,说:“放心吧,我已经领教了他们的小动作啦。”说着,丢给陈翰云一颗红色的胶囊。

陈翰云一边称赞小虎,一边扶起周静波,紧张地询问:“小姐,你没事吧?”

周静波微笑着说:“没事,没事,谢谢你,长官。”

陈翰云也笑了:“真没想到你一个娇小姐,还有这身手。”

“是我爸爸教我的,从小学中医,治跌打损伤,多少会点拳脚功夫。”

陈翰云露出敬佩的目光,说:“你还懂医?那赶紧地,快给他包扎,这个

活口可不容易，我要好好审问审问。”

周静波正要动手，这时，英子匆匆跑来，看到小岛被俘，英子大惊失色，她抢先一步说：“我来吧。”说着立即打开急救箱，取出纱布，给小岛包扎。

陈翰云盯着小岛，立即对他展开了讯问：“你们几个人？你们来长沙执行什么任务？”

小岛神色慌张地盯着给自己包扎的英子，眼神中充满了恐怖，咬紧牙关说道：“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孙小虎一听急了，把枪管塞进小岛嘴里威胁他：“想吃枪子！”

不经意间，英子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不出片刻，小岛开始呼吸急促，身体剧烈的扭动着。

陈翰云一惊，询问英子：“怎么回事？”英子装模作样，做出一副惊慌迷茫的样子，忙掐开小岛的嘴巴，慌乱地大喊：“长官，他吞了毒药！”

这时，小岛开始七窍流血。

“氰化钾中毒！”看到眼前的一幕，周静波迅速得出结论。

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就连昔日里以冷静著称的陈翰云也急了，请求周静波救活小岛。

周静波无奈地摇头，说：“来不及了！”

陈翰云一把掀起小岛：“快说！你们总共几个人，还有谁？”

小岛绝望地望着英子，牙缝里挤出一句日语：“你……”说完，一头歪倒，气绝身亡。

周静波疑惑地看了一眼英子，英子也做出不知所以的迷茫表情，两人面面相觑。

陈翰云的表情中有失望、恼怒，还有一丝怀疑和不解，他平定了几秒钟，然后问周静波：“周小姐，你一共见到几个日本特务？”

周静波努力地回忆着说：“五六个吧，混乱中也没看清楚。”

陈翰云转身走了几步，思考了几秒钟，不无担忧地说：“不对，这些日本特务要潜入长沙，一定是有什么军事目的。”

这时，周静波突然提出了质疑：“难道日本人在甲板上制造爆炸，引起恐慌和此事有关？”

“你的意思是……他们是在掩护什么人？”陈翰云话音刚落，英子忽然不小心碰倒了脚下的行李箱，赶忙去扶。

陈翰云和周静波几乎同时盯向了英子，陈翰云刚要开口说什么，这时，孙小虎忽然惊叫一声：“坏了参谋长，我们要接的人……”

陈翰云这时才想起自己的未婚妻，一愣，转身就跑。

马六赶忙拦住陈翰云：“长官别着急，您要接什么人，我派人帮您去找。”陈翰云立即停住脚步，欣喜地说：“好好好，是一位小姐，她叫乔依依。”

“我们参谋长的未婚妻。”孙小虎插话。

陈翰云脸一沉，瞪了小虎一眼，小虎立刻噤声。

周静波三人对视了一下，笑着说：“长官别找了，人就在这儿呢。”

听到周静波的喊声，陈翰云惊讶地看向她：“小姐你就是？”

周静波笑了，把乔依依拉过来，说：“不是我，是她。依依，你的未婚夫来接你了。”

陈翰云眼神中闪过一丝失望，随即一本正经地向乔依依讲明了事情原委，并特地说明自己是奉了父亲的命令前来接她回家。见到自己心仪的男人竟是自己向往已久的未婚夫，乔依依变得很是羞涩，不敢抬头正眼看他。

陈翰云没有过多过问乔依依的情况，反倒对周静波表现出莫大的关心，先是询问了周静波的名字，又邀请她们坐自己的车一起进城。

一路上，陈翰云只顾招呼周静波，冷落了乔依依，乔依依看在眼里，心中颇有些不快。英子则始终微笑着，默默不语地看着他们，心里却看出了端倪，知道这几人之间日后有好戏看了，而自己在中间只要运筹帷幄，便可得渔翁之利，轻而易举实施“蜂鸟”行动。

三

陈翰云的吉普车在城门口停下，排着队等候检查。周静波和英子有说